

# 语文鸿泥

蒋宗许 著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 语文 鸿泥



蒋宗许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语文鸿泥/蒋宗许著. —成都: 巴蜀书社, 2009. 9

ISBN 978-7-80752-361-1

I. 语… II. 蒋… III. 汉语—词汇—研究—中古  
IV. H13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3298 号

语文鸿泥 YUWEN HONGNI

蒋宗许 著

责任编辑 周田青 童际鹏

封面设计 张 科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cn](http://www.bsbook.com.cn)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10mm×148mm

印 张 11.125

字 数 30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361-1

定 价 22.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 出版说明

蒋宗许先生致力语言研究已二十余年,先后在专业权威刊物上发表了文章,其真知灼见,在业界受到广泛关注,也展现了蒋先生在汉语史研究方面的贡献。

现遴选蒋先生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荟萃成册,以应学界之需,愿能于读者有所裨益。本书所选之文多发表于《中国语文》等专业权威刊物。在择录时,为存旧貌,除订正少许讹误,体例上适当做了些调整之外,一仍其旧,也藉此反映蒋先生治学之轨迹。

“语文鸿泥”,盖取东坡“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诗意,感情上是追忆过去;以“泥”为注脚,意为垃圾尘土。这当然是蒋先生自谦。

巴蜀书社

## 目 录

|                         |         |
|-------------------------|---------|
| 出版说明·····               | ( 1 )   |
| 读逯注《陶渊明集》札记·····        | ( 1 )   |
| 《并列连词“与、及”用法辨析》质疑 ····· | ( 10 )  |
| 也谈词尾“复”·····            | ( 19 )  |
| 古汉语的范围问题·····           | ( 27 )  |
| 再说词尾“自”和“复”·····        | ( 29 )  |
| 词尾“自”、“复”三说 ·····       | ( 43 )  |
| 古代汉语词尾研究·····           | ( 66 )  |
| 中华书局《世说新语译注》读后·····     | ( 127 ) |
| 释“搜牢”·····              | ( 138 ) |
| 再说“搜牢”·····             | ( 140 ) |
| 《〈世说新语〉校笺》臆札·····       | ( 149 ) |
| 《傅大士研究》引·····           | ( 175 ) |



|                        |       |
|------------------------|-------|
| 敦煌变文散札·····            | (177) |
| “慎不可与为邻(仍不可与为援)”解····· | (190) |
| 释“作健”·····             | (194) |
| “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考·····      | (201) |
| “至今犹忆李将军”正解·····       | (207) |
| 《中古汉语的“儿”后缀》商榷·····    | (217) |
| 《〈世说新语〉词典》编纂琐谈·····    | (228) |
| 论古汉语“若是其~”结构·····      | (238) |
| 说“庙堂”·····             | (247) |
| 语气词“那”考索·····          | (254) |
| 试论断代语言词典的编纂·····       | (267) |
| 魏晋南北朝语言研究与汉语词典编纂·····  | (276) |
| 说“无所比数”、“比数”·····      | (284) |
| 《四川方言词语考释》平说·····      | (294) |
| 古汉语虚词研究的继承和发展·····     | (302) |
| 《中古汉语语词例释》述评·····      | (312) |
| 《魏晋南北朝词语例释》平说·····     | (322) |
| 释“闹篮”·····             | (331) |
| 读《〈汉语大词典〉商补》·····      | (336) |
| 后 记·····               | (346) |

## 读逯注《陶渊明集》札记

近年来，古籍整理卓有成效，标点校注之作日多。笔者近日有幸拜读了逯钦立先生校注的《陶渊明集》（中华书局，1979年），获益匪浅，然亦有不敬苟同之处。不计浅陋，胪列如次，以就正于专家读者。

《荣木》“脂我名车，策我名骥”注：“名车、名骥，名之车，名之马；以车马比喻功名。二名以驾车驰马比喻准备前进，建立功名。”（17页）

按，名车、名骥，但言车好马疾耳，犹言轻车快马。“名之车，名之马”，其意云何？“以车马喻功名”，恐未惬陶意，陶之于功名，“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何至忽忽热衷如是？其前云“四十无闻，斯不足畏”，是决绝功名之因，其后云“千里虽遥，孰敢不至”，用《论语·泰伯》意：“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此即所谓“先师遗训”。脂车策马，盖欲急速隐退之语。陶澍注云：“志不获骋，而良图弗集，明年决策归休矣。”得其意旨。

《赠长沙公》“昭穆既远，以为路人”注：“以为，误以为。”（19页）

按，“误”字增字为训，二句实为因果复句，前为原因，后表结果。“误”字之义，非“以为”所有。

《归园田居》“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注：“依依，偎依留恋貌。”（41页）

按，“暧暧”与“依依”互文，是“依依”犹“暧暧”，状渺远模糊貌。依依之为渺远模糊貌，其例不乏。如钱起《送元评事归山居》：“忆家望云路，东去独依依。”“依依”之状渺远甚明。韩偓《离家第二日却寄诸兄弟》：“却望山川空黯黯，回看童仆亦依依。”“黯黯”与“依依”互文，依依之前用“亦”字，依依之同于黯黯更为显豁，因为“回看”，自必“依依”。赵嘏《送滕迈郎中赴睦州》：“诗寻片石依依晚，帆挂孤云杳杳轻。”“依依”、“杳杳”互文，是“依依”犹“杳杳”。是知陶诗“依依”非“偎依留恋貌”，犹“渺渺墟里烟”也。

《游斜川》“开岁倏五十，吾生行归休”注：“行，将。归休，归而休息。行归休，谓从此就要不再出仕。”（45页）

按，渊明彼时早离仕途，何以有“将归而休息”之说？此诗序有云：“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盖悲人生短暂也。“吾生行归休”，犹言吾生即将终结。休，犹言死，出《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行归休”即《归去来兮辞》之所谓“善万物之得失，感吾生之行休”、“聊乘化以归尽”之义。考之“归休”之“归而休息”义，无不为在宦者言，是与渊明之“归休”异趣。如《汉书·张敞传》：“及卫将军张安世，宜赐几杖归休。”《孔光传》：“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白居易《偶吟》：“好官病免曾三度，散地归休已七年。”

《移居》“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注：“破房舍，先人旧宅。《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有先人之敝庐在。”（56页）



按，其诗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其非先人旧宅可知。注以“破房舍”即可。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明来苟冥会”注引《汉书·蒯通传》作“时乎，时不再来”。（72页）

按，引文点破，当作“时乎时，不再来”，其言为韵语，时、来押韵，同属之部字。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注：“了无，了，当时口语，与讫、竟相近。”（79页）

按，“了”者，六朝口语，同于略，犹言全、皆、尽，包括无余之词。《抱朴子·审举》：“假令不能必尽得贤能，要必愈于了不试也。”《晋书·王隐传》：“当应仲远作《风俗通》，崔子真作《政论》……犹行于世，便为没而不朽，与其同时人岂少哉？而了无闻，皆由无所述作也。”苏轼《和陶饮酒》诗：“梦中均了无。”“惟有醉时真，空洞了无疑。”均为“了”用同“略”之证。了、略同属来母字，义同通用。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平津苟不由，栖迟诎为拙”注：“平津，大道。”（79页）

按，“津”乃渡口，似不宜径解为“道”。且平津者，乃用汉公孙弘故事，公孙弘“无功而封，位至丞相”，封平津侯。本诗之前曰“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后故言“平津苟不由”，揆陶意是谓不抱功名之望，但栖迟衡门而足。陶澍注引李公焕注云：“汉元朔中，武帝诏封公孙弘为平津侯。”亦以“平津”为指公孙弘，是也。

《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终怀在壑舟”注：“在壑舟，在深谷激流中的舟，指时光流逝不停。”（80页）

按，此言虽入仕途，而归隐之初衷永远不会改变。终怀犹言素

志，也就是诗之所谓“素襟”（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在壑舟犹言在山水之间，就本诗之“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可知。此与《归去来兮辞》之所谓“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丙辰岁八月中于下溪田舍获》之所谓“扬楫越平湖，泛随清壑回”等文异而义合，皆为无意仕进，肆意山水之辞。陶澍注云：“从何校宣和本作壑，各本作归。”是可知意在山水之训为确。

《饮酒》之八“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注：“忘忧物，指菊。”（91页）

按，“忘忧”、“解忧”之类皆指酒，非指菊。曹操《短歌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张咏《旅中感怀》：“莫言酒作忘忧物，更有新诗一两篇。”苏籀《忆雍都》：“娱宾北榭忘忧酒，侍燕西川没骨花。”“泛此忘忧物”即泛此于忘忧物——酒。以菊浸酒，其从来远矣，后即相沿成习。《西京杂记》卷三云：“戚夫人侍儿贾佩兰后出为扶风人段儒妻，说在宫内时……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令人长寿，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潘岳《秋菊赋》：“泛流英于酒醴。”王绩《赠学仙者》：“春酿煎松叶，秋杯浸菊花。”杨炯《和酬虢州李司法》诗：“菊花宜泛酒，蒲叶好裁书。”凡此之属，例不胜数。

“傲啸东轩下，聊复得此生”注：“得此生，得到生之真意。”（91页）

按，傲啸东轩而得生之真意，诘曲费解，且“聊复”不好落实。此句训释误在“得”字，得者，悠然自得之得也，犹“适”，犹“合”。《庄子·缮性》：“四时得节，万物不衰。”《管子》：“正心在中，万物得度。”王褒《圣主得贤臣颂》：“聚精会神，相得益

彰。”柳宗元《数里鼓赋》：“音不衰而得度，响其铿而有制。”以上之“得”，义皆“适”也。曹植《洛神赋》：“袿纤得衷，修短合度。”得合互文，得犹合也。渊明之“聊复得此生”即聊且适此生，谓饮酒傲啸，聊以适意而慰平生。

《饮酒》之十一“壶浆远见候，疑我与时乖”注：“与时乖，与人世间隔离。”（92页）

按，乖者，乖离、不合、违背。是谓不合时宜，不容于世俗。盖《饮酒》之六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自非“与人世间隔离”。

《述酒》“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亲”注：“西岭，西山。伯夷、叔齐隐居西山，不食周粟，采薇充饥，终于饿死。诗以峨峨西山内言夷、齐节概。”（105页）

按，将西岭径定为西山，且谓指伯夷叔齐事，未知何据？泛观载籍，似鲜见径以“西岭”谓夷齐事者。细味全诗，此说牵强特胜。盖其多言功名之不足恃，而后续之曰：“朱公练九齿，闲居离世纷。峨峨西岭内，偃息常所至。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伦。”显系养颐自勉语。如果要说是指西山的话，笔者倒以为这里用的是曹丕《折杨柳行》诗意：“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上有两仙童，不饮亦不食。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服药四五日，身轻生羽翼……彭祖称七百，悠悠安可原……”考之渊明诗文，养生惜命之咏甚多。“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居》）。“流目视西园，晔晔荣紫葵。于今甚可爱，奈何当复衰？感物愿及时，每恨靡所挥”（《和胡西曹示顾贼曹》）。“西山”非指夷齐事，自然“天容”亦不能如逯氏解作“天人之容，即出众人物的高大形象，指伯夷、叔齐”。天容者，天赐之容，自然赋予的形貌。永固天容，不过为长生不老的代语罢

了，亦即曹丞《折杨柳行》诗意。“彭殤非等伦”，反用《庄子·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于殤子，而彭祖为夭”意（按，逵注未引出处，不当），强调养颐以永年。

《有会而作》“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注：“更，经历。”（107页）

按，此二句述老之窘困远胜于幼时，“更”但表进层之义。解“更”为“经历”，甚无谓也。

“怒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注：“陶注：‘《说苑》：子思居卫。三旬九遇食。澍常饥（按，逵引陶注“澍”后敝“按言”二字），亦三旬九食之亚也。’逵按：亚九饭终不可通，陶注牵强。三字原应作无恶饭，无恶饭与厌寒衣对举，以写衣食之缺，饥寒之切。无恶倒误为恶无，又误作亚九耳。”（107页）

按，陶（澍）说是，亚九饭亦无不通，此极言饥似子思耳。“亚九饭”与诗序之“旬日以来，始念饥乏”及诗中之“更长饥”、“善粥者”相为发明，文从字顺。倒误之说，迂远而不合。

《杂诗》十二首之一“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注：“非常身，常身，合乎常理的实体。指具有根蒂而一枯一荣的草木等植物。非常身，指异于植物的人类。”（115页）

按，此用佛家语，佛家以为身有两种，一是永恒法性之常住身，二是死生变易无常的父母生身。常身，即常住身，此续上而言人生如陌尘之飘，岁月如流，万变瞬息之间，何“常身”之可言？是亦人身蜉蝣之叹。

“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注：“勉励，勉励为善事。”（115页）

按，全诗皆言及时行乐、盛年难在之念，所勉励者，“得欢当

作乐”也。“为善事”，节外生枝。

《杂诗》十二首之八“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注：“拙生，拙于谋生。”（120页）

按，此“拙”字恐解作谦词为宜，如“拙荆”、“拙弟”之拙。人、我对言，方达其旨。

《读山海经》之十“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注：“同物既无虑，即无虑同物。无虑，都凡、概略、一般。二句是说，女娃、形夭既一般是生物，死是无可怀疑的。”（138页）

按，“同物”即所谓物化，与化去同义，《山海经》中物化之述极多，皆指死而化为异物。化去、化往，于古多见，如吴融《歧下闻杜鹃》诗：“化去蛮乡北，飞来渭水西。”沈佺期《伤王学士》诗：“化往不复见，情来安可思。”陶诗“同物”二语显然化用贾谊《鹏鸟赋》“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意，二句赞扬精卫、形夭虽死而其志弥坚，其命意有如韩愈《学诸进士作精卫衔石填海》：“人皆讥造次，我独赏专精……何惭刺客传，不著报仇名。”

《感士不遇赋》“病奇名之不立”注：“病，忧，奇名，非常的声誉，是说忧虑非常的声誉没有树立。”（151页）

按，奇名犹言美名，此句即《离骚》之谓“恐修名之不立”也。“奇”作“美”、“好”讲，展卷即是。如《古诗十九首》：“庭中有奇树，绿叶发华滋。”《孔雀东南飞》：“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陈与义《邓州城楼》诗：“独抚危栏咏奇句，满楼风雨不枝梧。”《元史·胡长儒传》：“祖岩……卓行危论，奇文瑰句，端平、嘉定间士大夫皆以为不可及。”

《感士不遇赋》“广结发以从政，不愧赏于万邑，屈雄志于戚竖，竟尺土之莫及。留诚信于身后，动众人之悲泣”注：“戚竖，贵戚小人，指子兰上官大夫。这句是说屈原高出群小，

立志为雄。”(151页)

按，此注不仅语法可商，屈(原)雄志于戚竖，竟为何语？且于习惯不合，鲜见古人单以屈指屈原。或是与他人并称，如“屈宋”、“屈贾”，或称“屈子”，或称“三闾”……或径称其名。再则屈原之恨，似一般无以未裂土而伤之的。纵如是可通，后文“诚信、悲泣”隶属亦不明确。其实，“广结发”以下六句皆称引李广事。“不愧赏于万邑”与“竟尺土之莫及”相较，“不遇”显然。“屈雄志于戚竖”谓为卫青所辱事，青为外戚，且年少于广，故云。《史记·李将军列传》：“大将军使长使持糒醪遗广，因问广、食其失道状。青欲上书报天子军曲折。广未对，大将军使长史急责广之幕府对簿。”广竟自杀。“留诚信”二句，亦承上而言，其本传又云：“(李广)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也。”

《归去来兮辞》“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注：“行休，即将退休。”(163页)

按，“行休”犹言将死，用《庄子》意，前尝论及，不赘。

《归去来兮辞》“园日涉以成趣”注：“成趣，成趋，成了散步场所。”《文选》李注：“《尔雅》曰：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郭璞曰：此皆行步趋之处，因以名。”(162页)

按，园囿为散步场所，自古而然，大凡文士皆不乏此雅趣，否则反以为怪，故董仲舒三年不窥园，后世目为笃学之范。成趣者，成为乐趣，成为颇有情趣的消闲习惯，顺理成章，但言园中日日漫游，其趣良多而已。李善误注，逯氏妄承，至为不当。

《桃花源记》“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注：“未果，未决，没有决定。”(167页)



按，“未决，没有决定”与“欣然规往枝梧，未果”，谓尚未实施，未达目的。

《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君归，见嘲笑而请笔作答，了不容思，文辞超卓，四座叹之”注：“了不，论不，竟不。”（173页）

按，“了”犹“略”，前尝辨之。了不容思，犹言毫不踌躇。

《七十二弟子》注：“《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逯按：七十二，非实数，七十二人，即八九人耳。”（182页）

按，此说未免臆断，七十二固可为虚数，如“七十二行”、“七十二变”等，然史公言“七十有二人”，言之凿凿，且古汉语中，前为整数，后为零数，多于其间加“有”字以加强表达的真实性。如：“臣密今年四十有二，祖母刘今年九十有六。”（《陈情表》）这种称数的表达方式无不为准的实数，这里不当有异。如即八九人，而又何须这样累赘？

《管鲍》“奇情双亮，令名俱完”注：“奇情，非常情操。双亮，互相谅解。”（181页）

按，“奇”、“令”互文，奇犹令也。“奇情”犹言“美德”、“高风”；“双”、“俱”互文，“双亮”是赞颂二人品格俱高，并获美誉而彰明于世。亮的意思在这里是“彰明”或“显耀”。

（原载《中国语文》1987年3期）

## 《并列连词“与、及”用法辨析》质疑

近读周生亚先生《并列连词“与、及”用法辨析》(载《中国语文》1989年2期)一文,很受启发,但同时也觉得周文有疏忽及欠严密的地方。谨呈浅见,以求教于方家。

### 一 书证不当

书证是为了说明论点的,在引设时,必须充分理解书证原意,使之和论点完全密合。而周文于此稍欠谨严,约举如次:

圣人之葬人与?人之葬圣人也。子何观焉。《礼记·檀弓上》)

周文举此句为“与”连结点组例。其实,这里的“与”同“欤”,是语气词,属上句。为便于说明,增引上文:“孔子之丧,有自燕来观者,舍于子夏氏。子夏曰:‘圣人之葬人与?人之葬圣人也。子何观焉?’”盖孔子去世,远人来观,子夏以观者无聊,婉言开说。若把这里的“与”视做连词,译成现代汉语则成了“这是圣人在葬普通人和普通人在葬圣人,你来看什么呢?”然上文分明

交代了“孔子之丧”，子夏断不会说孔子在“葬人”。孔颖达疏引王肃说：“‘圣人葬人与’属上句。以言若圣人葬人与，则人庶有异闻。若人之葬圣人，与凡人何异？而子何观之？”王肃的意见是正确的。

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汉书·李陵传》）

周文举作“联结动词性词组”例，当为理解之误。“及”联结的是两个名词“旌旗”和“珍宝”，而后作“斩”的宾语，“埋地中”是斩的另一行为，这句话是说李陵冒死突围之前把军中的旗帜及贵重物品如印玺文件钱币之类全部销毁埋于地下。珍宝，泛指贵重物品。

晋人归楚公子谷臣与连尹襄老之尸于楚。（《左传·成公三年》）

周文举作用“与”构成的“并列词组作定语”，应是弄错了史实。公子谷臣做了俘虏，并没死，《左传·宣公十二年》载，晋荀首子知罃被楚军俘虏，战中荀首良箭留而不射，其御魏锜责之，荀首答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也。”于是，“射连尹襄老，获之，遂载其尸；射公子谷臣，囚之（重点号为笔者所加，下同）。以二者还”。这里的“与”连结的是活人公子谷臣与襄老之尸，作“归”的并列的双宾语。

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太尉、太傅印。（《史记·南越列传》）

周文举作“由‘及’构成的并列词组”“充当并列的双宾语”，殊不可解。这个句子要说“由‘及’构成的并列词组”应该是谓语“赐”后的所有文字（直到“印”为止），这个词组作“赐”的宾语，如果说是“并列的双宾语”，除了这个“由‘及’构成的并列词组”外，还有一个宾语呢？这个句子，“及”的前端直接宾语是